



タイトル番号：0069

書名：西山遺事
(桃源遺事)

1冊



西山遊事序

曩時

義云致仕在而山也曰儒臣後彫可尚
 較古之志藻人相又極方外之志以
 遊山者之志古諱稱之餘一正派
 從之雖誤多不意於下至焉物蹟
 亦有如編列法臣以國字尋記題曰
 西山遊事今茲臣覺崇 命增刪
 義云以史考訂改讀區一三心竊謂也

華為貴之經海也皆華

義公之氣其可與諸論學而先臨濟
而後詞彙論其外也望廣社而發情
竊備事業則章節義而部切利論政
政則當浮朴而點厚華也之稱既

義公志未必知其學植之固據識是之

卓款精廉後華也以其博也伏惟

大君閱公好學志行可執之好學者竟

也祖志學植也其志無改也

義公之風其純

南之志其行既系之文之我莊政之

吹雲清左右積于 寬款則臺牆之

咸^油而而生佳社稷而和民人耕亦

可以致子里焉故取能事孫廣德列

形之管約授以漢字不致如急指類

一從後文又只仿巨權撫

義公遺子而華地或丹者今被換時可

義公行實附錄一卷 德治文編

華先志之稱為西山也子卷語經堂

進賢

嘉祿九年甲辰三月敕

佳
如後發經叙

西山遺事

公小字長一名子代松及謁

大猷公賜光字制名曰光因據晉書陸雲傳

聖德龍興光有大國語初字德亮取諸書舉

陶謨祇敬六德亮未有邦語一字觀之取諸

周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後改子龍亦據陸雲

傳語也號常山人或曰新齋率然子又號梅

里吳泰伯墟在常劬無錫縣史記泰伯世家注公雅

慕泰伯之風因自為號押字據五嶽真形用

恒山真形亦取常山之義也

公紹襲之初謂執政諸老臣曰昔有酤酒者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邦亦有猛狗用事者也卿等慎勿為猛狗斯可矣

謹按此說出韓非子劉向說苑祖述之

公嘗從容謂學術涓侍臣曰士當以學問為先歷觀 皇朝異域稱為名將忠臣不學而

陷於非義者古今何限西漢霍光受武帝之顧命輔佐幼主撥燕王且上官桀之亂善處廢立之間安社稷肇基業切烈震天下然知其妻之姦謀隱忍不敢發墳土未乾舉家覆滅徇私而忘公不知大義之所在為一女子所誤流汚名于千載故班固貶之以不學亡術宜矣源義經為兄賴朝提兵能報父讎敵王所憾誅鋤平氏輕死而重義可稱忠孝之士矣然違臣夫之勇辱捥原景時於綢人之

中不勝漁色之慾而私於平時忠之女或試
身於鋒鏑之間自取所遺弓雖似武猛而其
實不知為將之道也。曾我祔成時致流離艱
厄含羞忍恥卒能報父仇而快一死雖誠可
稱而大穢假粧塚青楊款柳之日教觸險危
當復讎之時托賴朝之營而為寇剽之行是
皆英傑將士而不免有此累者不學之過也。
士之臨大節辨義利荏戰陣決死生非學而
何所去取哉。今世無學之士不辨皂白唯以

武技自誇以不避死為貴以為讀書乃書生
之事非士之所當習不唯不學又從而詆毀
之不知死者士子分內之事何所畏憚唯以
義處之為難群盜盜於賊視死如歸儻以能死
為士則盜賊亦可謂之士矣。暴虎馮河死而
不悔終何所益哉。昔者子路好勇見於孔子
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角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其入之也不亦深乎。子路受教折節讀

書遂居十哲之一、登四科之列、其為學也明矣、今世輕死之士、較于子路之賢、相去甚遠、果能得其死然乎、彼禽獸臨闕、不畏死、何足貴哉、唯以志於仁義、習於禮節、為貴耳、仁義禮節、不學而孰能知之哉、大凡學有三等、曰性理、曰經濟、曰詞章、能讀四書五經、立人倫之大本、研究春秋通鑑之義、明古今之治亂、以其餘力、亦能賦詩作文、可謂士矣、俗儒專以記誦為學、不能辨治亂成敗、捨武之實、咀

文之華、我所不取也、

又曰、司馬遷史記、誠為史家之矜式、然有不為忠臣義士立傳者、殊為可惜、如漢紀信自焚、而代高祖之死、當時微信、則不能建炎劉之業、是漢家第一等忠臣、何不為之立傳乎、或曰、信唯有此一節、其餘事業無所聞、故無傳、此繆說也、即此一事、國士無雙之大節、勝於百戰百勝之功、常與蕭曹張陳、媲美同軌、傳雖短縮、不可不立、後來歷史無所關係之

人物亦有立傳而短縮者，此却不如不立。
又曰：荀況、楊雄、王通、韓愈、四子立言著論，崇
正黜邪，皆大儒也。至於論性，雖有不同，而各
持其說，亦有所見，不可一切麾去。儻以異論
譏之，則宋儒稱繼道統者，亦非無異同。大抵
大儒雖有小疵，不可妄議。自綱目書莽大夫，
而揚子之罪，自不能掩。然法言一書，可稱名
言。古來君子亦不免有小疵者，去其小疵，
取其名言，此活法也。

又曰：朱子研精四書六經，明孔子之道，千載
之後，有功於聖門，無踰斯人者。雖稱之為亞
聖，可也。

又曰：有儒而異端者，偏見固滯，不通世務。一
且于預政事，則民不和，俗不美。其說性命道
德，則甚可聽，而不能措之事業。反為俗吏嗤
笑，譏為學問無益。其實有不能及目不識了
者，此大患也。先賢如朱文公、陸象山、陳白沙、
王陽明，皆宋明之大儒，而所見各異。善學之

則莫非善道蔽于偏見則有害于道譬如日
蓮宗僧學三大部拘泥片言隻字而互生偏
見儒者亦有所固滯則失中和之道可謂儒
而異端者矣

又曰春秋魯國之舊史 皇朝中古以來家
乘目錄之類也孔子書其綱領遺其條目左
氏傳其時事之可知者公羊穀梁推其義以
明書法未知三傳所載果能得聖人之意耶
況後儒穿鑿之說乎聖人舉大綱而書之善

惡成敗自然足為後世之鑑真經天緯地之
文也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
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故程子之傳簡而要約而明至矣哉

又曰俗人不能知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
視為瓌奇神異之人過矣孔子既曰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樊遲請學為圃子
曰吾不如老圃學禮學樂聖人亦學而能之
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凡古今事變後世有能發明者且如天文地理、至于元時極其精微、故曰後生可畏、何知來者之不如今者、誠聖語哉、

又曰邦設學校、三代之遺法、而王道之本也、講書弘道、訓蒙化俗、莫善於斯、今諸侯府城下、欲設學校、而有難行者、何則、其下士人各有職、掌番直、不得刻日期會、若曰廢職務而來學、如生徒肄業、則不可、然則來學者、僅止間曠之徒耳、國君好學、自臨講筵、以身先之、

則群下爭進、如赴敵場、但雖一旦勉強、難以處久、故士人之就學、反不能如僧、無世務、趨向皆一、故集于叢林、甚易、士有職、掌勤、怡谷殊、故會于學校、差難、況有志者少、怠惰者多、此世之大患也、唐山有科舉之法、取士布衣、常帶之士、登庸可以至王公、故天下翕然化之、皇朝雖有進士及第之法、中世以來不能復行、營建聖廟、歲時祭奠、則其勢易行、諸侯有志者、設庠序于府下、招延儒士、下令勸